

最
佳
散
文

真实与喧嚣 @

2

@ 2014



THE BEST PROSES



总主编◎李敬泽

主编◎王兆胜

4

最
佳
散
文

真实与喧嚣

@ 2014

THE BEST PROSES



总主编◎李敬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喧嚣与真实@2014 / 王兆胜主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508-4

I. ①喧…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914 号

书 名 喧嚣与真实@2014

主 编 王兆胜

责任编辑 赵 阳 王一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5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508-4

定 价 3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现实性·物性·神圣(序)

——2014年散文发展新动向及其亮色

王兆胜

一、现实批判与审美观照

如果将新时期作一个长波段来看,散文大致走过这样的里程:打倒“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之初,作家积极参与现实变革,并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然而,时间不长,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开始进入寻根状态,尤其是到历史的深处发掘矿藏,于是历史文化大散文风靡一时;即使进入新世纪,尽管钻进历史故纸堆进行散文写作的作家开始回头,但仍然频频回顾,对于历史文化散文仍然难以割舍。可以说,近二十年来,散文在进入历史文化深处有所获益的同时,也失去了其现实性关怀,尤其是失去了关爱现实的能力与兴趣,而在二者中间,后者比前者更可怕!某种程度上说,当散文家抛开了现实人生,尤其是中国巨大的转型过程中复杂的矛盾与纠葛,其创作也就被社会和读者抛弃了。这也是长时间以来散文失语和暗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其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广大城乡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其困境引起散文家的关注,这让我们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景象。如八十年代散文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知识分子问题、改革开放等都给予了热情的探讨,而今的散文则呼吁环保生态、农村人口流失、反对社会腐败、文物保护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外在的、偏激的甚至跟风式的写作为多,其声势也难望八十年代散文之项背。2014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现实性强的散文比往年明显增多,更为重要的是,其理念、境界、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从中可见有一种新的趋向开始形成。

批判与否定中的理解与亮色,是2014年散文的一个新特点。

在前些年的现实批判中,刀锋剑笔者多,悲观甚至绝望者多,仿佛社会一下子变得黑暗无比、令人憎恶,而反思、理解、通达和醒觉者明显不足,智慧的生成则更难。2014年,这一状况有所变化。

王必胜的《单位》是批评当下的中国单位制度的,他用绵里裹铁的笔法,用前后对比的手法,用含了一股责任担当的勇气,来进行书写,其中也包含了某些智慧。作品有这样的结语:“单位,是社会的缩影,对它也许不能有多大的要求和苛求;它也是人生之驿站,一个生命劳作的停驻点而已;或者,是观察人生和世界的一个窗口,从这里找寻世道人心的斑驳景象。如此,对于它,也许是平常心态看待,若有若无,或近或远,草色遥看近却无。或者,面对单位的种种,面对如此纷繁的单位世象,你何不学一回李白的豪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此,批判锋芒似乎暗淡了许多,但作品的力量和感染力却增强了。

梁鸿的《梁庄:归来与离去》仍是写梁庄的,但与她以前笔下的梁庄相比,显然多了一些亮色,尽管这一亮色在春节的气氛中像镀了一层金。作者写年过之后的梁庄人像南去候鸟的北归,转眼使梁庄变得更加荒芜:“犹如被突然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梁庄被赤裸裸地晾晒在阳光底下,疲乏、苍老而又丑陋。那短暂的欢乐、突然的热闹和生机勃勃的景象只是一种假象,一个节日般的梦,甚或只是一份怀旧。春节里的梁庄人努力为自己创造梦的情境。来,来,今天大喝一场,不醉不归,忘却现实,忘却分离,忘却悲伤。然而,终究要醒来,终究要离开,终究要回来。”尽管由于亮色的烘托与点染,乡村更显荒凉和寂寞,但它毕竟为中国日益衰老的乡村增加了炫美的余辉。

杨献平笔下的大姨妈一家人,可能是最悲惨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因为那里聚集了太多的仇恨、残酷、不幸与异化,尤其是外表美丽但心灵狠毒的三表嫂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变音符号。不过,即使如此,作者仍用《就像我和你,心和心》这一题目指引了方向,“梦中,大姨妈以泼妇姿态出现,而且极其逼真。这是为什么呢?我躺在床上回想许久,方才觉得,与自己生命攸关的每个人,其实都不会走远,无论何时,他们都会在你的身体乃至灵魂的某一处,并且会以持续一生的顽固方式,与同历者须臾

不离。就像我与你,心和心。”这一笔至为温柔,也富于大爱,它仿佛隐寓了对自我的反省,也包含了对于世道沧桑与人心之恶的某些理解。开悟是最好的理解,它直达作家内心,像风摇动荒滩上的芦苇以及它的根本。

海飞的《没有方向的河流》写的是自己的奋斗史,一个由社会底层不断提升的作家的成长过程。其间,包含了更多的人间苦与人生世相。不过,作家并没有沉重甚至沉沦下去,而是获得一种达观与智慧,那就是与河流一样的生命的奔波与飞扬。作品写道:“我躺在野地上,我就是一条没有方向的河流。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河床,但我至少也以河的形式存在过。此刻,请允许我欢叫一声,并开始想念小说中那匹叫大河的马。”当天风将云彩尤其是乌云驱散,阳光普照大地,一个人的身心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这是海飞散文超越现实苦难和悲剧的美好感受。其中,生命的体悟和彻悟是根本性的。

莫言的《喧嚣与真实》也是直面现实人生及其困境的,但其可贵之处不在于对于现实人生喧嚣的提示与批判,而是对于现象的理解和超越。在一般人笔下,喧嚣是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是厌恶的,但莫言表示:“喧嚣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喧嚣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应该习惯喧嚣,我们要具备习惯喧嚣跟发现正能量的能力,我们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邪恶的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喧嚣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使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保持稳定进步的是真实。”这样的认识就比较辩证,也真实可信,还反映了作家心性的成熟与从容。

批判中有瞻望,尤其是有着战略性和审美性的思考,这是2014年散文的第二大亮点。

应该承认,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有必要的,尤其在很多散文退回到历史文化的书写,沉醉于风花雪月,有的甚至是以整理国故为能事时,有责任担当的散文更显得珍贵。但也应该看到,不少批判性的散文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为批判而批判,无明显和自觉的目的性,品位不高,价值观念混乱,从而处于较低的水准上。更有甚者,有时批判性散文走向了杂文,也带来过于喧嚣和表面化的局限。更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性散文往往缺乏文学性和审美性,更缺乏健康的发展方向,是一种缺乏未来的散

文形态。在这方面,余秋雨 2014 年写出了《苍南随想——新型城镇化的审美课题》有明显突破。在文章中,作者一面批判历史上的宗族械斗,一面将现代化和机械化所带来的冲突概括为“机械之斗”,因为“机械不是凶械,但是,如果种种机械聚集成了一种超量的存在,它的‘非人化本性’也就会侵袭人的自然生存,于是也就会变成另一种‘凶械’。”不过,作者更赞赏的是苍南人从环境空气和田园美学的角度来建设家园,并提出“建筑师农舍”这样的城镇化的未来构想:“这样,我们的身心也就会被一种更高等级的审美感受所融化,而我们的后代也就拥有了一个广阔无比的美学课堂。”应该说,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来说,这样的构想有些书生意气甚至乌托邦性质,但其战略思考与审美期待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全国上下世俗文化盛行、恶搞文化风靡之时,美与美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更是一种境界和品位的显示。余秋雨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建筑师美学课堂的呼吁,为其散文增加了一份清亮和愿景。

由于长期以来散文的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所以它渐渐失去了对于当下社会尤其是重大转型中有关重要和重大问题发言的能力,所以只能回到历史和风花雪月中自我陶醉。这一面带来了散文的冷静与客观,但也使其慢慢失去了读者和影响力。2014 年成为一个重要界碑,这不仅表现在有更多散文开始走进现实人生,并为时代把脉,更表现在不少散文在批判现实时获得了理性自觉,也有了相当的包容心和智慧,还进入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审美思考与构想中。

二、物性体悟与天地道心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强调“人的文学”,而许多作品如《封神演义》《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则被周作人贬为“非人的文学”。这就导致了新文学观念的偏向,即过于重视和强调人,而忽略甚至贬斥万物,有时还简单地以“人”的标准和法则衡量天下万物。也是从此意义上说,中国新文学变成了单纯的“人的文学”。散文亦不例外,尽管在“人的文学”旗帜下,有时也涉及物,但它们往往作为附属品和陪衬者存在的,很少获得主体性或成为价值意义的承载者。

2014 年出现众多写物的散文,仿佛是一次“物”的大展览、大聚会。这里的“物”包括动物、植物、其他事物,范围非常广泛。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存葆的《龙城遐想》、南帆的《到来一只狗》、刘亮程的《驴知道世界的路》、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丹增的《牦牛颂》、沈苇的《动物之魅》、安然的《亲爱的花朵》、铁穆尔的《云》、鲍尔吉·原野的《夜色和火的笑容》、曼娘的《一盏茶背后的温暖》、郭震海的《草木人生》、王月鹏的《另一类桥》、刘恪的《影子与时光对话》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与“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它们被赋予了对物性的深切理解和大道的张扬。

一是站在人与物齐等的角度理解天下万物。如果将“人的文学”作为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许多动物、植物和其他事物就是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它们是为人类所用的载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成为天地间的精灵和万物的主宰。但是,站在人也是万物中的一环,人与万物没有严格意义的区分,都是天地之间一微粒的角度思考,万物也就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被描写、理解的对象,并给人们带来启示。南帆笔下的不速之客——名为卡普的狗,原来遭受的是何等的冷遇,但后来它却以“决不失约”、只有对主人的忠诚和眷念、勇敢,使主人开悟,那就是:“我们以主人自居,慷慨地提供食物和居所,可是,这并不能弥补对于它的感情亏欠。”“一条狗总是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抛给了主人,所以,‘缘分’的认可包含了承接的勇敢——这种勇敢意味的是,用一双胳膊托住另一个生命的重量。”这样一种认识,是建立在消泯人类中心主义后的开悟,是以生命平等为前提的。杜怀超以一颗谦卑之心写苍耳这种植物,如果站在“以人中心”的理念下,苍耳何其微哉!但作者却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我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耳苍耳,苍与耳,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原本是伧,伧人,粗鄙的人,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这种贴地生长的苍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她的形状,巨大是其听觉世界里海纳百川的情怀。贴住大地的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这样的认识,基于植物学、药物学的理解,更是与对世界人生的体味有关,非有万物齐一观念,那是很难做到的。

二是人与物的沟通、对话、交流所产生的知音之感。不少作家笔下也关注于物,但许多时候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有距离、主客二分的,所以古人有“玩物丧志”之说,这就很难走进“物性”之中,更难以产生物我两忘的共鸣,获得更高的智慧。2014年的不少散文突破了这一局限,这就带来了对物的穿透性力量,以及意想不到的魅力。郭震海的《草木人生》是将草木与人生并观的,因为他相信:“村庄里的人的心灵仿佛与树木相通。”“树是有灵性的,它和人类共同生存在同一片蓝天下,伴随着四季的更替,演绎着不同季节的风情。”甚至“大树之间肯定也会对话”。刘亮程是一个专注于写驴的作家,他说:“我自认是一个通驴性的人,我懂得驴,看一眼就知道驴想什么。”正因为此,作家对于驴才心怀感恩、信任与珍爱。刘亮程又写道:“我一直骑马随在毛驴后面,我觉得跟着驴走可靠。我用手机给它拍了好多照片,出山后发在微博上。中午休息时我跟驴交流了一会儿,我顺毛摸它的脖子,它用嘴拱我的胳膊。它认识我,知道我一直跟着它。”“主持到对博格达行仰望礼时,我注意到毛驴的头也抬了起来,那一刻,博格达峰雄伟庄重耸立在我们一行人和一头驴的眼睛里。”如果没有对毛驴的爱,没有人与动物的交流与会通,没有知音之感,作品不可能写得如此深入和迷人,如一首古老的真诚的歌谣。曼娘的关于茶的书写也是如此,在作家笔下,茶已非物,而是有姿容、颜色、语言、心灵和灵魂的。当朋友将白马寺1500年的银杏树叶捎来,被打开泡入茶中时,作者写道:“白瓷茶碗更加显衬出银杏叶片的碧绿和柔美,她静倚其中,犹如卧莲不着水。微晾的热水浇注下去,叶片翩跹飞舞,我的心也随之莺歌燕舞起来。在氤氲茶烟中,一股清新的香气从茶碗中飘浮开来。汤色清静如初,没有沾染一丝一毫叶片的色彩,含一口入喉,满腔唇齿间却留下春的气息。”“双目微闭,我用足够的耐心去回味那一口清香,我用足够的细心去聆听她在我身体里的每一步行走,茶香愈发清爽,流动愈发明快。”这不是一般的写物抒怀,而是进入物我两忘境地,仿佛是物与我已成为久别重逢的知己,正在雪天夜话、促膝谈心、互为激荡,于是产生了难以言喻的诗意。安然的《亲爱的花朵》更是一首物我两忘后的优雅的诗。作品中有这样的话:“睡莲美丽如迷。端望它时,无论揣着的是怎样一番好坏心境,遽然间,总是生出嫣然百媚,

置心情于清扬旷远。影影绰绰间,似乎可以捕捉到己身以睡莲形式存在的感觉。是遍体通透,心地稳泰,有如行坐于永恒的光明中。”表面看来,这是人在写物,实际上是人与物的对话,是一种知音间的交流,所以才能互为传导、美妙共生、一片通明境界。

三是以物为师所达到的成长与升华。如果从智力的角度看,或许可以说人在万物之上,而万物为走马,甚至如沙粒一样被踩在脚下;然而,从生命长度、智慧的角度观之,人类恐怕要拜万物为师,因为人生易老天难老。在《三国演义》的片头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问题的关键是在“人的文学”观念下,我们很少对天地万物持有一份尊重,更谈不上敬重和崇拜了。2014年散文在这方面有所推进,不少散文心怀敬畏之心来写一草一木,哪怕是一枝没有生命的毛笔。如朱以撒在《风过枝头》中写到水果的色彩与滋味就充满一种崇尚之情,它是这个世界的最美,也是大地带给人的恩赐。通过“摇曳”,作者写道:“蓬松的芦花和我每日用于指腕间的毛笔太相似了。一杆笔集中了走兽的万千毫毛,没有入水时,它们会蓬松地张开,像一朵花开到了最大。一个善于用毛笔的人,此时的心也像花那般地打开,娴雅起来。”“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蕴藏着无尽的对毛笔的喜爱。柔软的笔锋带来了许多乐趣,导引日子走向深入,许多类型的锋颖在指腕间过往,渐渐悟出了其中的微妙分寸,多一分少一分地下力,快一分慢一分地牵引。笔是软的,宣纸也是软的,研墨之水也是软的。我的指腕在柔软中穿行,捕捉那似有若无、恍兮惚兮的感觉。由于柔软而无处发力,或者下力了,却被毫端化得虚无之至。”作者这样概括说:“一个人长期把握一种柔性之物,他对于一些人事看法也有了修正,不是从柔软中生出许多奇思异想,而是越来越平淡、持中。不过,柔毫还是不会给它的主人呈现一个边界,就像我们不知道尽头在哪里,或者不知道如何直到尽头。”这是从毛笔的柔软中所体悟的柔性哲学,也可以称之为女性美学,它不相信强力,而是相信以柔克刚、知雄守雌的大道。没有师法自然,没有谦卑之心,尤其是没有从天地万物中受启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刘恪在《影子和时光对话》中有这样的段落:“叩一声楠竹,山体会回应出节奏,毛竹丛丛簇簇连成大地的毛发,斑竹带旧,箭

竹着刺,苦竹入味,只有竹的世界,吟咏长啸,和衣而卧,归来田陇,牧童在牛背上短笛轻吹……想来每个人都不过是竹枝的人生,一曲箫音,把黄、蓝、褐、绿混合吹奏,无论是鸟鸣兽吟,都是声音的色彩融入一个人灵魂转换为自然的极品:天籁。人若不能天籁就只能粪土。”这种对于“天籁”的崇尚,对于人声的轻视,就是师法自然、敬畏天道的最好说明。因此,刘恪最后补充说:“人类因为想象的贫乏,才向鸟借用翅膀,向天空借用光线的。”这样的书写显然是超越了人的局限,进入了天地道心之中,也带来了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高远的境界。

中国古代文学并不乏天人感应的传统,但经过近现代文化的冲击,这一传统被批判和解构了,这就带来了对于人的无限放大,于是人在获得个性和智慧的同时,也失去了天地自然的规约。2014年散文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互动和对语,也接受了天地之道的启迪,从而使其散文冲破了“人的文学”的限制。这是将古代文化和文学与现代性所强调人的主体性相结合,经过新的再造之后产生的超越性意向。

三、神秘世界与吉光片羽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是一个充满神秘的灵性世界,不要说《山海经》和《封神演义》,就是《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也是如此。然而,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学和文化过于信奉现实主义,于是形成了对于浪漫主义尤其是神秘主义的拒斥甚至否定和批判,以致许多作家都缺乏神秘感、浪漫的想象力以及灵感。更多的文学创作走向了匍匐于现实之上的匠气表达。散文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碎片化书写,而充满神秘尤其是神圣感的写作并不多见,这就限制了文学性与哲学的高度。2014年散文有了某些新气息,虽然还不能说达到了整体水平的提升,但至少有的作品可以圈点。

李存葆的《龙城遐想》是写山东省诸城市的恐龙化石的,这本身就有些神秘,因为这个小城因恐龙的数量和等级震动世界,2012年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中国龙城”。恐龙曾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这与有着5000年历史的人类文明相比,令人难以想象。作者在此打了一个比方:假如

将有着 46 亿年历史的地球当成一天的 24 小时,那么,恐龙在地球上存活了 50 分钟,有着 5000 年文明的人类在地球上仅有 0.1 秒钟。而自称为天地万物“主宰”的所谓人类,在这一比照中显得多么狂妄和愚蠢,也反证了恐龙的伟大与神秘。李存葆还写道:“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员,而太阳系仅是银河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支系……若用当今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看宇宙,则能在 11 亿光年的范围内,发现有 300 余万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内,仅恒星就有约 500 亿个,其大多数的体积比太阳大过万倍,光度也强过千倍……宇宙到底有多大,有人说,即使将全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全部汇集在一起,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来计算,全人类都在他们后面添零,也难算出无限的宇宙之大。”基于这样的宇宙观、自然观,李存葆才有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于是,他说:“我站在超然台上,仰望夜空。繁星安详地闪烁着,天空是在当今难得一见的蔚蓝色与翡翠色。亮晶晶的星星像宝石缀满幽远高深的天幕,银河如同一条宽阔的白色锦缎,穿过无垠的天际伸延开去。唯有大自然的原始美,才能美化一切。在这样星斗满天的夜晚,我们才是大自然的婴儿,惬意地静卧在宇宙的摇篮里。”这不仅是诗,而是作者登高望远后对于天地宇宙神秘的一种洞若观火,之后获得的一种智慧与灵光,从而使其散文超越了狭隘的世俗陋见。

卢岚的《如是,美人鱼落起了泪》也是一篇神秘之作。作者笔下的美人鱼并非只有安徒生塑造的美的形象,而是将古今中外关于美人鱼的故事综合起来,从而展示了关于美人鱼的各种认识及其想象。如作品写道:“美人鱼这种动物已经够空幻,连荷马也不曾给它一个具体形象,更何况它的眼泪,它的咕噜噜的抱怨。你知道美人鱼会唱歌,以甜如蜜的歌声来引诱男人,使他们入睡,然后把他们杀害。这些黑心肝毒心肠会流泪,会跟踪,会抱怨。你还不知道呢!”“美人鱼的力量来自声音的迷人,任何女性的声音都不能超越它,因为它拥有一种凡人以外的神圣本质。”“美人鱼被认为是带来死亡的动物,它们的歌声总跟死亡连结在一起,但不招人讨厌或使人感到恐惧,反而给每一代作家、艺术家带来灵感。”这一超出世俗认识和普通常识的看法,使美人鱼变得摇曳生姿、富于变化,更充满令人难以想象的想象,其文笔的灵动仿佛是天空向大地

撒落的花瓣。

王兆胜的《人神之间》，它写的是山东莱州——古掖县（也被称为“过国”）的神秘。这个被众多神仙看重的修炼之地，不仅山川神妙，而且人也多有仙气，至少在夜的辉煌中包含了人与神通的神秘。文章这样写道：“莱州夜景甚壮观，天下少有。作为一个县级市，其广场壮丽、人山人海、灯火通明、人人快意，常至深夜而不散。我不知道古代是否如此，但这让我想起‘掖县’这个称呼。莫不是这个‘掖’真的通‘夜’，是因‘夜’市发达与浪漫得名？或可不可以说，只有在‘夜’而不是‘日’中，神仙方能自由出入，‘过’往来去，与民同乐，充分享受天上人间的盛况？或反过来说，因在‘夜’里，世人方能借天地灵气，与神仙通，充分享受白天的现实世界所少有的放松与超升？无论怎么说，只有在‘夜’的华美与张扬中，一种犹如身处北宋汴梁的金碧辉煌，使我有不知是在‘天上’还是‘人间’的迷醉与醒觉，像醉中被清风吹彻一样。这是难以言说的将现实融入梦境，又在沉醉中体验人生短暂的凄楚与欢喜。”也许，只有在人与神之间，尤其是二者的相得益彰中，灵性与美好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才是最有意义的。

还有许多作品都与神秘有关，从而使2014年散文突破传统时空，进入一个更广大自由的世界。王宗仁的《望柳庄》写的是青藏高原一位老将军的传奇，但更是写柳树在此成林的传奇。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不少树苗在呈现了短暂的旺盛生命之后，像走累了的人，卧在了戈壁滩，死了。”老将军不忍，让大家安葬了这些死去的树苗。然而，“同志们实在太怜悯这些树苗，像它们活着时三天两头给其浇水，将军也常常把自己洗漱过的水泼在树丘上。奇迹发生了，次年夏天，一棵死去的柳树猝不及防地从墓丘上发出了新芽，死而复生，后来竟然长成了一棵大树。”这一笔充满神秘，但也符合自然规律和世事人情，读之令人震动，也给人以会心之感。丹增的《牦牛颂》也是写青藏高原的，作者将所有的美好都奉献给高原上的牦牛，并赋予了其带有神圣色彩的诗的传颂。作品写道：“牦牛那穿越时空的明亮、坚毅的眼睛，堪称这个星球上最富活力的生命之井，永远不会被风雪覆盖，不会被坚冰封冻。”“牦牛站立巍峨挺拔，行走雄伟苍劲，被誉为‘高原之舟’。”“白色牦牛是神的象征，是牛群中的尤

物,给人以无穷的幻想与无限的神秘。藏族把白色作为吉祥、纯洁、温和的象征,千百年来,西藏高原的雪的世界,高原特色礼物中缺不了一条白色哈达,饮食中少不了白色酸奶,迎接贵宾铺的是白色毡子,欢乐节庆洒向空中的是白色糌粑。念青唐古拉山、玉穷那拉,这些神山的化身都是一头白色的牦牛。”作者还写道:“我不愿意说骆驼是沙漠的怪胎,毛驴是幽默的小丑,我只觉得牦牛是藏民族的生命和希望,人骑在牛背上,就像站在巍峨的山冈。奔腾的牦牛像跃涧的猛虎,安静的牦牛像不倒的佛塔,每当成群的牦牛在高原缓缓游动,似乎脚下的群山就开始悠悠行走。”这些诗一样的句子,内里不仅仅包括作家的诗心与灵感,更多的是对于天地间万物所包含的神秘的高扬,是一个作家真正了解了世界人生,尤其是在人的局限性中看到了天地自然的神秘与伟大,之后获得的一种升华。

鲍尔吉·原野的《夜色和火的笑容》诗心浪漫,吉光片羽中都飞翔着美好的体验,也注入了对于天地自然包括万物的神秘哲思。与丹增等作家不同的是,鲍尔吉·原野抓住或试图抓住的不是牦牛,而是夜色与火,是那些无法规范、定义、形容甚至想象的自然现象。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充分调动了作家的灵感与智慧,也给作家、读者以及所描绘的对象以无限的余地。如作者这样写“夜”：“夜的河边,像听见许多人说话,含糊低语变成咕噜咕噜的喧哗。河在夜里话多,它见到石头、水草都要说说话,伸手拍打几下。漆黑的夜里,看不清河水,月色没给涟漪镶上银边。河水哗哗走,却见不到它们的腿。”又如,作者这样写“火”：“最华丽的东西是火。它烧起来,身子左右扭摆,雍容如绸缎。绸缎是对火外形最贴近的描述,尽管人不敢用手去摸它。火碰人,但不让人碰。火苗软,四肢如婴儿身体一般蜷曲自如。冰冷的铁遇到火,说火比水还要柔软。火的手像在水上吹过波纹的微风。许多东西怕火。但火不清楚这件事,它想摸一切东西,从山峰到花朵。火把双手放在冰上,想把冰抱起来,但冰开始流泪。冰的全部身体只是一滴泪。”“火的衣衫比绸缎更明亮,如斑斑般的罩光,又如向上飞的鱼。金红的鱼从火里蹦蹦跳跳,钻入虚空。”再如,作者这样写“星星”：“当我们听说我们眼里的星光是千万年前射过来的之后,不知道应该兴奋还是沮丧,能看到千万年的星星算一种

幸运吧？而星星今天射出的光，千万年后的人类——假如还有人类的话——蜚螈、银杏、三叶草或蕨类才会看到。如此说，等待星光竟是一件最漫长的事情。群星疏朗，它们身后的银河如一只宽长的手臂，保护它们免于坠入无尽的虚空。”这种对于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与神秘感受，使得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灵光四射，又有深沉的哲学，只是它很少用理性进行思辨罢了。

这里牵扯到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在可知论者看来，这个世界非常简单，就是人的世界，所实行者也是人的法则，自然万物包括人皆在我之脚下，为我所役使；但在不可知论者看来，这个世界是神秘莫测的，人是天地宇宙的一个微尘，甚至连这也不算上，在万物之中，人只是其中之一，它虽有才智和长处，但在许多方面不如一草木，因此，人类应学会谦卑，尤其是要有大道藏身，以审美的灵光照耀这个世界。

当然，2014年散文仍有不足：一是对于中国当下现代转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矛盾，缺乏富有穿透力的写作，许多作品仍然停留在现象表述和概念的指向上。二是没有解决对于散文贵“散”的理解问题，包括鲍尔吉·原野这样的优秀作家一直以碎片化进行写作，所以给人的感觉往往是灵感有余，整体观照与思想推进不足，因为没有完整性的散文往往缺乏风骨和力量。三是有的文章太长，舍之遗憾，取之不满，因此，如果在有限篇幅内将文章写得精致，这是我对于未来散文发展的一种期待。无论如何，散文也是一门艺术，它是需要精心构思、提纯、升华和点燃的。然而，现在的不少散文写得过于随意，艺术性不强，这就很难成为经典作品。

2015年3月2日于北京

目 录

现实性·物性·神圣(序)	王兆胜(1)
--------------	--------

生命与时间

单位	王必胜(3)
苍南随想	余秋雨(15)
喧嚣与真实	莫言(23)
八月在河边	王立宪(28)
望柳庄	王宗仁(42)
长夏江村	王充闾(66)
汉代告诫我们的	穆涛(72)
腊月的味道	梅洁(82)
梦中故乡那条小河	张成起(86)
北流三篇	林白(98)
字是会说话的	丁帆(107)
所乐何事	吴克敬(111)
路边的幸福	绿野(120)
一个人的上海地图	汗漫(123)

泪水与重量

陈年时光里的那片流云	李云迪(137)
------------	----------

父亲的泪水	冯连伟(150)
用怀念为先生守灵	郭文斌(154)
寄往另一个世界的信	扎西才让(159)
把心灯点亮	刘汉斌(165)
没有方向的河流	海 飞(173)
怀念一匹羞涩的狼	张清华(181)
梁庄:归来与离去	梁 鸿(188)
永失父爱	杨文学(208)
我心中的那片绿	贾绿墙(213)
系缆或解缆	王剑冰(218)
就像我和你,心和心	杨献平(224)
穴居里的黑暗和光明	吴佳骏(235)
父亲的珍藏	臧小平(246)
认祖归宗	李 钢(254)

天启与灵光

夜色和火的笑容	鲍尔吉·原野(267)
龙城遐想	李存葆(281)
梦的入口	筱 敏(310)
另一种桥	王月鹏(316)
如是,美人鱼落起了泪	卢 岚(323)
牦牛颂	丹 增(333)
前世冤孽的数字	韩小蕙(341)
点燃	丁建元(344)
人神之间	王兆胜(352)
一枚清纯的落叶,海心山	辛 茜(357)
梵净山时光	沈 念(362)
翠微峰的高标	李建军(368)